

《列子》“今世”观新解

李新市

[摘要] 《列子》并不是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而是以寓言故事为根据,贬斥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作者对先贤寓言的摘录与自己的创造,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的体味感受上还是在文本铺叙的意义上都应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作者置疑地主阶级的人生苦短说,鄙弃荒谬生死说,揭露“今世”纵欲说等荒谬言说。告诫我们,腐朽的价值观是剥削阶级的附属物,要充分认识剥削阶级道德治理的重大缺陷等。

[关键词] 列子; 今世; 观念; 新解

[中图分类号] B82-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8) 01-039-04

远近研治中国伦理学说史,没有不提《列子》的,但学者们几乎皆无异议地认为,《列子》鼓吹纵欲主义价值观:不必说一般综合或分期的学术史著作持这样的观点^①,以专门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同样秉持这样的思想^②。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毫无根据,因为从字面理解确有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然而,笔者在最近研读这一史苑奇书时发现,《列子》对纵欲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描述,并非作者自己的观点,也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这种价值观表示认同,而有其更为强烈直接的目标价值追求: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揭露,以便使世人引起警觉。

一、针砭时弊的产物

总观中外伦理学说发展史,除了基督教义律法对人的“来世”有所阐释、相信人的原罪要在“来世”遭到报应外,绝大多数伦理思想家都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今世”的研究上。《列子》的

作者也不例外。我们要了解《列子》“今世”价值观之真意,有必要对该书成书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一概略性描述。西晋末年,门阀世族逐步在封建王朝内部形成气候,握有很大的权力,是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骄奢淫逸,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一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相互诛杀,殃及贫民;二是在生活上一味追求享乐。

贪婪和奢侈是地主阶级的共性,而且在西晋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西晋皇帝和门阀世族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残酷掠夺基础上的,他们除了对农民加重剥削外,还采取多种巧立名目的掠夺方式。^[1]自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君臣便比着奢侈淫荡,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在统治集团内部,许多官吏以淫荡为荣,以荒诞为乐,甚至恬不知耻地与禽兽为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的习俗,却分明是统治阶级奉行的扭曲的价值观念。

司马炎代魏灭吴之后,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

① 比如,有学者认为:“杨朱的意思,一切的变化都阿听其自然,都可调头不顾,然珍摄自己的身体倒是第一要着。”参见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还有学者认为,《列子》“杨朱”篇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为纵欲,他追求的是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这种享受官能的刺激和满足,才是人生的刺激和幸福,把人降同为衣冠禽兽,既糟蹋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还危害社会国家,理应受到谴责和批判。参见罗宏曾:《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9页。

② 比如有学者认为,《列子》“杨朱”篇宣扬的是“任情废理”的思想。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收稿日期] 2007-05-18

[作者简介] 李新市,军事学博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从事部队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河北廊坊 065000

面，西晋也曾出现过短暂的稳定时期。但由于司马氏和其他大族拚命利用政治上的权势扩大势力，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夺与兼并日益激烈，最终演绎成了史无前例的皇族内部大屠杀，即持续 16 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许多大族权贵在混战中丧生，大批无辜贫民也残遭屠杀，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们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进而导致了“西晋短期崩溃”。^[2]

以上情形使我们对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列子》宣扬纵欲主义价值观的说法萌生了诸多疑窦。我们认为，该书的作者并不是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在贬斥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呼吁对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给予关爱，至少对平民的生存、对其正常的生活不应进行残暴的践踏。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不乏鄙弃封建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贤良方正，纵然其思想意识中夹杂着诸多错误言说，他们对人类进步有益的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与其本身的正义感和日常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不论其家庭和政治背景如何。从《列子》、《聊斋》、《窦娥冤》到《红楼梦》，作者以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和艺术风格揭露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便是明证。

二、寓言显现的力量

流传至今的《列子》共八篇，据作注的张湛在序中说，此书是由他祖父在东晋初年，从外舅王宏、王粥等人家里发现的刘向等人所整理的原著。在保存者南渡的过程中，该书几经失散，经张湛拼合、整理、校勘后成书。^[3]《列子》极为注重从地主阶级统治营垒的视角构筑自己反对其腐朽人生观的基本框架。必须注意，《列子》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理论铺叙的书籍，在全书中，作者讲述了四十多个寓言故事，这些寓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其他古籍上摘抄来的；第二类是作者的仿古之作；第三类是利用寓言故事表达强烈的探索 and 科学幻想精神，显示了作者强烈的创新意识。^[4]

显然，《列子》中关于糜烂生活的描述属于上述前两类。我们认为，不管是摘抄的，还是仿古之作，作者叙述这些寓言故事的本质要义在于，在鲜明的本体论的层面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的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最终将结论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使人们对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产生清醒的认识和警觉。

从表面上看，《列子》确实对纵欲主义的人生观进行了叙述，“杨朱”篇中，作者讲了一个关于子产兄弟的寓言，假借这个寓言故事揭露地主阶级的人生观和伦理观：子产做了郑国的宰相。经他治理的这个国家，日趋繁荣。子产有个哥哥叫公孙朝，有个弟弟叫公孙穆，哥哥好酒，弟弟好色。哥哥的屋里积曲成封。人们望门百步，糟浆之气扑面而来。他已完全沉醉于烈酒之中了，在屋里狂饮，全然不知外面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曲直，也不知其他人家室内之有亡，更不知九族之亲疏和存亡之哀乐。在他的家门外，虽有水火兵刃在格斗，也麻木不仁。子产的弟弟公孙穆，过的是另一种腐朽的生活。在他的后院，有房数十间，他选了多少少女住在里面，对其百般服侍讨好，与她们混在一起。为了这种纵欲生活，他断绝了和其他人的正常来往。人们获悉，他三个月才出一趟门，仍觉外面事多。以后，只要听说哪里有长得漂亮的女孩，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获而兴己。

这个寓言涉及到人对名声、享受、纵欲与道德的关系和态度等价值观问题，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核心叙事语境展开叙述的，尔后得出的纵欲的结论是以篇中寓言故事之内容为根据的，而这些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又恰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权贵或皇亲国戚。表明作者并不是在宣扬纵欲主义的腐朽的价值观，而是在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另外，这一观点还有许多重要的佐证，比如，《列子》作者崇尚科学，喜欢幻想，提倡对未来世界进行有益的探索，希望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些都表明作者对人生持乐观向上的态度。笔者还认为，作者对先贤寓言的摘录与自己的创造，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的体味感受上还是在文本的意义上都应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这是作为一本历久传世之作的应有之义^①。否则，它也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三、多重视角的批判

诚如陈少峰先生所说，对于《列子》中的观念，“仍有许多尚未澄清之处”。^[5]如果我们对《列子》作深度解读，就会发现，作者从未放弃过揭露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努力。

1. 置疑人生苦短说。《列子》是在描述了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人公的寓言故事后，又以此为根据

① 关于《列子》，向来有“真书”、“伪书”之争，徐复观先生新近对这一争论进行了综述，依据这些实证材料断言：“魏晋时没有人可以伪造出这样一篇大文章”，并且认为前人大量的证据“正可反证《列子》决非出于魏晋人伪造”。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5-263 页。本文作者同意徐先生的观点。

得出如下结论的：着实在告诉人们，封建地主阶级认为，人的有效生命短暂，应采取纵欲的生活态度。在《列子》“杨朱”篇，作者讲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能活百岁的人，千人中还不到一个，即使活到百岁，他的婴儿和老年的岁月，几乎就占去他的整个寿命的一半，所剩下来的时间，又被睡眠占去了一半，而余下的一半，“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乎占了一半，这样人的一生中能无忧无虑地尽情享乐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6]而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作者是替代地主阶级门阀世人回答，就是享乐。要把所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用于享乐。这显然是对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辛辣的嘲讽；同时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地主阶级和下层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下层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安居乐业。

2. 揭露“今世”纵欲说。《列子》“杨朱”篇讲，“养生”就是要“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这并不是从普遍意义上阐述“养生”之道的总原则是尽情放纵欲望，也不是劝导人们不要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拦，而是在讲述完地主阶级纵欲狂欢寓言之后，对其行径所做的概括和揭露：得过且过，纵欲狂欢。这是西晋时期“门阀世族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的写照”^[7]。

3. 鄙弃荒谬生死说。《列子》以向人们讲述寓言故事的手法，揭露地主阶级腐朽的生死观和世族对人类、对他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杨朱”篇讲，尘世间的“久生”并无多大意义，应该废除各种限制而任情纵欲。这是《列子》从寓言故事里抽象出来的思想，表明地主阶级纵欲任情是建立在对人世悲观绝望的价值观之上的：“理无不死”。“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也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鲜活地刻划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的丑恶面目。“且趣当生，不问死后”。换言之，生时不必顾及，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因为“余名”并不能“润枯骨”。同时，生前应该吃光用光，死后，焚之亦可，沉之亦可，埋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4. 反对“实”“名”颠倒说。在《列子》“杨朱”篇中，作者对地主阶级的荒谬的“实”、“名”观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作者解释道，封建士人的“实”，是指个人享乐的实惠。所谓“名”，时而指个人的名声、名誉，时而指判断是非、美恶的伦理规范。当“名”被置于“逸乐”的对立面时，就不顾及名了。“杨朱”篇的作者告诉人们，封建士人对待“名”和“实”的关系，有别于我国思想史

上通常意义的“名”和“实”关系，前者强调“名”能否给个人带来享乐的实惠。“杨朱”篇的作者还试图告诉人们，封建士人把“名”分为“实名”和“伪名”两类，意在说明，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真心实意按当时名位制度的规定去求“名”，结果并不能得到实惠。反之，以虚伪的、不表露自己真实目的的手段去求名，结果连子孙都受益不尽。所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名是无实的。同理，既然只有用虚伪的、不反映实际的名才能得到好处，所以作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以伪名来欺骗人，可以享乐百年；追求实名，非饿死不可。进而揭露了封建士人“丰屋、美服、厚味、姣色”^[8] 四者获取手段的残忍性。《列子》试图向人们表明，封建地主阶级竭力把恶劣的生活作风说成是合理的，把违背人类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污秽的东西说成是合乎逻辑的和道德的。长此以往，社会的稳定性，特别是社会对朝廷的信赖，将在未来不可预测的变数中，遭受致命的打击。

四、当代有益的启示

传统观点解释下的《列子》，如同笼罩着灰暗而浓重的迷雾，使人疑窦丛生。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洞悉其中历史的真实存在，但若放弃穿透它的努力，便无从理解其包含的丰富的历史真意，更不能在古代历史和现代社会中建立起吸收借鉴的畅通的桥梁。事实上，《列子》对今日之中国确立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1. 腐朽的价值观是剥削阶级的附属物。《列子》“杨朱”篇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定义为，不顾他人权益、坚持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是不顾是非曲直，不顾廉耻、否定社会公德的腐朽思想。这种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只能加剧社会动荡，是反社会、反人类的。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要从反对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新视角认识扫除社会丑恶现象的意义。

2. 认识剥削阶级道德治理的重大缺陷。从《列子》揭露地主阶级的腐朽的价值观可以看出，剥削阶级忽视道德的社会调节，导致了社会动荡。地主阶级奉行腐朽的价值观，使其反动没落的本质暴露无遗。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过程来看，作为封建道德，就其本质来说，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它却是以指定适用于全民的形式出现的，这一方面有它的虚伪性，另一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作为封建道德，它的一个重要职能便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调节统治阶级个别成员利益和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关系。当个别成员为一己之私利而有损于整体利益时，封建道德就要通过舆论对其进行谴责、干预。而西晋时期的地主阶级，宣扬以个人眼前实利为转移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蔑视流芳百世的中华传统美德，崇拜“遗臭万年”的腐朽的人生观。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列子》，要特别注意其给我们的启示，努力使个人道德与社会公德培育一致起来，这是我们在社会建设的长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3. 反动腐朽价值观严重危害社会公德。从《列子》揭露剥削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可以看出，这种价值观对社会公德具有严重的腐蚀作用。人类社会为了进行生产和生活，为了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必须拥有一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社会公德。这种公德，在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和封建道德混在一起，并经常遭到统治阶级的歪曲和破坏。然而它毕竟是存在的。《列子》所揭露的当时地主阶级的“尽骄奢之极，恣无厌之性”，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公德的彻底否定。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从整个社会公德领域清除剥削阶级的腐朽的价值观。

4. 特定的价值观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是那个时代经济关系的反映，西晋时期地主阶级鼓吹的腐朽的价值观，并不能维护封建统治，相反，由于它连地主阶级自身的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都不顾，因而只能加速封建统治的瓦解。腐朽思想虽然无益于封建统治的巩固，但它却是特定条件下经济关系的反映；同时，《列子》的这种揭露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方式还渗透到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同样对地主阶级反动腐朽思想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抵制“酒绿灯红”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对我们的精神污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列子》这部书里，作者前设了两个叙事主体，当叙述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时，作者实际上是在替代封建门阀世人讲话，意在揭露其腐朽思想；当表现对新生事物的接纳、研究和对未来的憧憬幻想时，作者表达的是自己真实的思想。虽然文本主体进行了必要的转换，但通篇却显得立意高远。由此看来，《列子》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独特的铺叙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绝妙地表达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及作者积极向上的思想。这种批判与创新同时并举的精神，对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建设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我们要提醒读者，在查阅这部传世之作的时候，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领会作者对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揭露而不是消极地、表面化地接受那些寓言故事里的庸俗细节；还要学习作者的幻想和创新精神。这样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徐立亭. 中华五千年 [M].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144—146.
- [2] 杨春新.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M]. 岳麓书社, 2006. 226.
- [3] 杨伯俊. 列子集释 [M]. 中华书局, 1979. 152—162.
- [4] 刘城淮. 中华古典名著精解 [M]. 中南工业出版社, 1993. 221—223.
- [5] 陈少峰. 中国伦理学史 (上册)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3.
- [6] 沈善洪. 中国伦理学说史 (上) [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646—663.
- [7] 唐凯麟. 伦理学刚要 [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464.
- [8] 扬朱第七 [A]. 中国古代百科经典 [Z]. 团结出版社, 1999. 5277.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